

延川育人

雙城記

何冀平

90年前，陝北吳起，慷慨地接納了七千名筋疲力盡的中央紅軍，從此，陝北成為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落腳點，新長征的出發點。毛主席率領陝甘寧邊區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用「小米加步槍」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踏步從延河畔走到了天安門廣場，黃土地養育出新中國。57年前，陝北接收了二萬八千名北京知識青年，來這裏插隊落戶，他們敲鑼打鼓，扭着秧歌，捧着米酒，把北京娃娃接進家，待他們如同親人。

史鐵生落戶在一個叫做清平灣的村落，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沖流淤積出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灣土地貧瘠，降雨很少，沒吃沒喝，史鐵生卻被這裏的風貌吸引，覺得一切新鮮可愛，春天播種，夏天收麥，秋天玉米，冬天打壩。史鐵生幹了一年，病倒了，隊長不讓他再幹重活，讓他餵牛，這是好意，可這反加重了他的病情。白天放牛要東奔西跑，晚上不能睡覺，一遍遍給牛添草，每晚都要在牛棚待到夜裏十一二點，牛棚滿地牛糞，陰冷潮濕，下雪天氣氣刺骨。他倒下了，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沒讓他倒下的是頭腦和手，用一支筆，坐在輪椅上寫下350萬字，成為當代年輕人的精神導師。黃土地培育出眾多知青模範，文學、醫學、科學、管理，從政到商，各階層各領域的精英，他是其中之一。不管是土生土長的陝北人，還是客居陝北的異鄉人，只要你投入這塊土地的懷抱，讓自己的心靈與這塊土地同步，就可以接收到這塊土地的能量與資訊，就可以獲得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成功。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史密斯的英國傳教士，在延安及全中國做了多年實地考察，翻閱了大量中外歷史文獻，撰著了三十萬言的《官員與傳教士在中國》。他在這部著作中，有這樣一段話語：「不管我們有幸對延安府的未來有何貢獻，有一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延安府的歷史不會是從我們開始，它的歷史比亞伯拉罕還要古老。我的調查工作漸漸讓我產生了一種近似敬畏的謙卑。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着永恒過去的地方，中華文明進程中，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與這個地方密切相關，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對這個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與日俱增。」

筆者也於青年時期到過陝北落戶，生活了3年，親身領悟到這塊土地的溫度和厚度，從這裏汲取到此生的人生動力，黃土地令我永遠懷念，終生不忘。

輝輝《鳳閣恩仇未了情》

此山中

鄧達智

為應付今晚於灣仔會展舉行的新界鄉議局成立一百周年慶典，當晚設有主題節目《百年衣情明日展望》，筆者除應付從各方搜集古着，也需搬出早已裝箱入櫃的筆者舊時尤其是1990年至2010年年代剩下的作品「重出江湖」，更須因應對時裝發展的未來視覺，作出新穎系列配合百年與展望的主題。

衣服不單用作展示、觀看，更重要穿於人體、生活運作。「人」這個單元，才是「衣」的主軸。人是太陽，衣服猶如地球、星星、月亮。正常的一個Fashion Show，時裝模特兒是最標準、最專業的衣服示範。然而一個大型節目，專業模特兒很重要，能為活動提供被大家關注的賣點更重要，例如市民普遍認識的公眾人物，化身成為台上模特兒。

今晚我們的名人模特兒，包括謝偉俊律師、資深律師簡松年、元朗鄉事名人梁福元、著名茶餐廳「華嫂冰室」創辦人華嫂等。

身兼模特兒之外，以他們自身專業提供今晚節目亮點有好幾位。以精壯精神與俊朗外貌及最重要的歌藝，打入無線電視高流量節目《中年好聲音》首季前十名，受到不少成熟女性觀眾瘋狂歡迎的英語歌后王子：吳大強。揭開整晚節目帷幕的，則為與筆者同為新界元朗原居民的鄧族宗姐、粵劇名伶文武生衛駿輝（輝輝，原名鄧敏儀）。

新界原居民包含好幾個族裔，總的來說，最早落地生根的「圍頭人」，是輝輝跟筆者的共同鄧族祖先，早於千年前的北宋，已從中原至江西，南下深圳河南岸魚米之鄉——元朗落戶。其次，可能人口更多的「客家人」，還有水上謀生的「疍家人」及「鶴佬」。曾經構思過用客家山歌，又可能用上阿姐汪明荃唱遍大江南北的名曲《萬水千山總是情》，意義上的膾合無可厚非，但與時代又有少少差距。最終想起筆者醉心名劇《鳳閣恩仇未了情》，純粹用光盤或從網絡拿下來的現成戲曲，又似不尊敬。那刻直接想起唱平喉的輝輝，雖無巨星麥炳榮的「豆沙喉」，但資深粵劇藝術家輝輝的演繹，自有獨特個人風格。直接發出邀請，難得名伶不畏盛會人多聲眾，未必是最佳演出場地，但本着作為新界人又是原居民圍頭人，我們都是新界鄉議局大家庭的一員，她承諾演出，義無反顧！

●新界鄉議局成立一百周年慶典，名伶文武生衛駿輝演唱名曲《鳳閣恩仇未了情》，為慶典拉開帷幕。

作者供圖

去年在錦糸町

浪蕩四時

季良

每次到東京旅遊，總愛住在墨田區，還要指定在樂天城市飯店。我愛錦糸町那接地氣的日常氣息，不會時時刻刻提醒我是觀光客。說來大鄉里，日本旅遊的經驗只有十年上下，與其他愛以自家「鄉下」相稱的遊日發燒友相比，我沒有很熱衷到日本旅遊，其實我本來就沒有很熱衷到外地旅遊。上次到日本，大概是年多之前的事吧？

也許是人大了才開始遊日本，總覺得每次在日本的時間都不夠。入住酒店那一刻還想着「有3晚時間」，轉眼間就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府。同樣感覺放諸四海皆準，人大了，不管是4天3夜還是整整兩星期的旅程盡如白駒過隙。明明回想小六畢業前的「教育營」，才短短3天2夜就恍如隔世，回家之時心情激動，儼如奧德賽重返伊薩卡。

隨着年紀增長，時間的流動也變得愈來愈快。小時候早了5分鐘開電視等候心愛的卡通片播放，焦急得五內如焚；現在弄個杯麵，一恍神就超時過齡。小時候的暑假是足以重整身心的悠長假期，現在的暑假卻容不下幾個生活小計劃。

日劇《重啟人生》提出這樣的理論：人對時間的感知與經歷過的人生長度有關。假設一個人活到十歲，一年便佔了他人生的十分之一；到了50歲，一年只佔五十分之一。相同的一年，放在人生不同階段，所佔的比例已經不同——我得說，未看《重啟人生》時我便早有這樣的設想：人生的速率，分母就是整場人生。

又例如，大學畢業是個怎樣的概念？近來處處看見張國榮70冥壽的紀念活動資訊，想起哥哥自殺那年，就是我大學畢業那年；那年出生的「沙士」小孩，大約也在去年大學畢業了。對我來說，由我出生到大學畢業的時間，比起沙士至去年的時間，感覺漫長多很多。

我直到今天仍然跟人說，我依舊覺得去年是2020年。我總覺得張家朗奧運奪金是去年我鼻敏感大爆發的一晚，其實他前年已衛冕成功；我總覺得日劇《VIVANT》是去年首播，這麼快就有第二季？其實第一季已是3年前，而兩輯《IT狗》也相隔4年；我總覺得基斯杜化路蘭的《天能》《奧本海默》與《奧德賽》是接連上畫，其實三部電影上畫時間橫跨6年……果然兩屆奧運也幫不上忙，我的心理時間就是從2020年開始龜速寸進。是我感受到的世界走得愈來愈慢，還是我的生命流逝得愈來愈快？我也說不上。

好奇打開護照，看看上面最新那枚日本「上陸許可」貼紙，年份寫着：「2020」。

雙灣交匯

終生造學

項明生

今天才發現清水灣坐落於牛池灣，雙灣交匯之處，風光如畫，配備法國宮廷式庭園泳池，豪宅廣告如是說。

我在這區住了幾十年，牛池灣最出名的就是牛池灣露天街市，位於港鐵彩虹站上蓋，對面是即將拆卸的老牌公屋彩虹邨。由早到晚，人聲鼎沸，菜販肉佬大聲叫賣，煙火味十足。但是地下濕漉漉，還有很多菜葉及垃圾。食環署職員一收工，就變得更加熱鬧有王管，菜販將所有瓜菜推出來，擺在路中間，大叫「5蚊一份、10蚊三份。」吸引大量執平貨的大媽大爺，買得不亦樂乎。

同時另外一邊廂的清水灣，水清沙幼，碧海藍天，遊艇泊於海中央，孤帆遠景，令人心曠神怡。

此灣不同彼灣，兩個截然不同風格的灣，地理距離相差20公里，搭91號巴士，由牛池灣到清水灣，也要一個鐘頭。但是地產商就有這個超能力，夾硬將牛池灣露天街市及牛池灣文娛中心旁邊，屹立近百年的二級歷史建築聖若瑟安老院，重建項目改名成「33清水灣」，因為「清水灣」這三個字，字字萬金，呎價瞬間飆到近3萬港元。

對面馬路的住宅是20年前由巴士總站改建的樓盤，叫做「清水灣道8號」，當時仲有一個「道」字，表示這只是長達14公里的清水灣道起點，並不是真正的清水灣。新樓盤就毫不客氣了，直白寫「33清水灣」。

如果不熟香港地形的外地朋友手持「33清水灣」的地址，同的士司機講「請載我去清水灣」，可能真的去了水清沙幼的清水灣，而不是港鐵彩虹站出口人聲鼎沸的牛池灣露天街市。

逆向思維，如果我來為此豪宅新盤命名，直接改為一個全新的地名，顯示此乃雙灣交匯之處新地標，不如名為「牛清灣」，明光之餘豈不是清楚明瞭，一箭雙雕？

●筆者攝於牛池灣。作者供圖



《美人余》

細說星光

叢仁

內地劇《美人余》一開播，就不是普通原配捉姦。李一桐演余夢，江浙獨生女，互聯網博主，嫁得溫文丈夫狄立人，外人睇就是「好命到犯規」。問題正正是這兩個字：好命。

結婚5周年，護手霜塗錯手，相片跌出來，保姆盧惠不是保姆，是丈夫原配；所謂模範舊婚，是5年前就排好的局。「吃絕戶」三個字，以前阿婆輩講來像鄉下傳聞，畀家搬上騰訊視頻，變成都市懸疑：查銀行流水、保股權、問律師、策反小三，飯枱上一句「加名未」，比床戲更驚心。

港人睇這種劇，自然聯想我們舊區豪門爭產，北角太太多銅鑼灣細佬。不同的是，香港劇愛拍家族有本大賬，內地這部拍的是「獨生女自己本賬」。余夢醒了之後不喊、不跪、不發長文責修，先去體檢，再搵常華森演的離婚律師焦旭執證據，連文曉曉都收編埋。觀眾話「婦仇者聯盟」，我話是「資產保全小組」——浪漫讓路界公證，愛情讓路界股權。

當然，唔使捧上天。28集要日日有反轉，邏輯難免鬆：5年大局，關鍵相片竟擺廳中花瓶；女主前刻還是鑽心濕眼，後腳冷靜過中環。王佳佳演盧惠反而搶戲，溫柔裏藏刀。喬振宇大熟男神變渣男，觀眾未出招已經知他有鬼。

但《美人余》貴在講中世代焦慮：獨生女不怕無人愛，怕愛情是別人的現



●《美人余》劇照 作者供圖

寺中不見高僧，古樹普度眾生

她賀是好

梁賀

賀賀賀

我喜歡古樹，尤其是當我覺得自己缺點智慧的時候，總覺得去看看那些古樹，聞聞它們的氣息，聽聽它們的聲音，就能為我愚鈍的頭腦充些電——那些歷經數百年上千年依然屹立的生命，親自見證世間跌宕起伏滄海桑田，定然有着非凡的智慧。

我還專門寫過一個繪本故事《村口的老樟樹變成了神仙》，靈感來自童年時外公家農村村口那一棵全村人都會去燒香頂禮膜拜和祈福的古樹，講生命中的信仰。

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在北方，除了造房子和器皿之外，樹木的功效大都是柴火，是古人在冬天獲得熱量的唯一來源。因此，我們能在歷史的記載或者老照片中能看到，在我們所能到達的大部分山林中，近代基本都成了光禿禿的荒山，封山育林基本都是解放後甚至改革開放往後的事情了。所以要看古樹，除了潛入原始森林裏外，基本只能在那些曾經聲名顯赫的得道古寺院中才能尋得古樹，這也是我特別喜歡拜謁古寺廟的原因之一——除了能看到老的建築、雕塑與繪畫藝術外。

這個秋天我去了北京法海寺，與京城很多古刹一樣，這座據稱是明代的皇家古寺中，已經沒有了高僧與香火，在定位中已經從宗教場所改成了文化場所，除了聲名赫赫的壁畫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大雄寶殿外的庭院裏那兩株1,300多歲的白皮松了。

白皮松其實並不算少見，松樹品種，但正如上述原委，老的白皮松極其罕見，且這個樹很奇特，樹皮如人之髮，三百歲以上其樹皮才會顯著變白，此後越來越白，逐漸會變得如同人工刷過白色油漆一樣，視覺效果極其震撼，再配以它清秀蒼勁的骨相和葉叢，像一尊天然而充滿靈性的佛陀。同在石景山的北京潭柘寺中，也有幾株數百年的白皮松，但要數之冠，還是法海寺中那兩株。

明朝的寺，緣何會有唐朝的樹木呢？顯然，樹比寺老，又或者，在法海寺之前，此處已經是隋唐寺廟，後原址改建或再建為法海寺。

我找了一下資料，不同的資料並舉就可以大致推算出接近真實的樹齡：《隋唐植松說》（約1350年）有云，同屬西山山脈的八大處香界寺和靈光寺始建於唐代，而彼時，西山寺院已普遍在殿前及山谷成片栽種松柏，形成禪林古松景觀。元代宋瑩《平坡訪謝草池》詩句記載：樹林陰翳藏禽聲，平坡山（翠微山，亦即法海寺所在地）整片山林松柏已經是葱龍茂密濃蔭蔽日了，鳥獸才得以深藏於林間，因此能推斷元代時，該處已經是古樹參天了，不太會是明朝時才栽種。

更科學的佐證可參考北京市園林綠化局2020年的文章：西邊一株白皮松樹幹周長為5.56米，東邊一株樹幹周長為4.42米，按胸圍計算生長年輪推斷800至1,000歲（遼金時期），這也以該寺在遼金時期已為龍泉寺附屬，地址和考古的發現並證，北魏時期（距今約1500



●北京法海寺大雄寶殿外庭院中1,300多歲的白皮松。繪畫：梁賀

祝福傷病親友早日康復

演藝蝶影

小蝶

這一兩年，不只是離世的親友多，患重病的也有很多。他們都是不約而同地在身體不同的部位患癌，由30多歲至80多歲的男女都有。各人的年齡相距很遠，人種各異，生活和飲食習慣不一，居住的地方由內地至北美洲也有，水土完全不同。

癌症似乎如死亡一樣，都是「公平」和沒有種族歧視，人人都有機會被它相中。無論你的生活如何規律，你怎樣努力迴避它，它要來時就要來，管你是皇帝或貧民。因此，近年有醫學報告提出了驚人的說法：你會否患癌的唯一解釋是由你的運氣決定。

我初聽說時難以置信，二十一世紀科學昌明的今天患病還是由命運做決定？不過，既然是由醫療專家研究出來的結果，在暫時仍未有更好的解釋出現前，還是先相信這個醫學報告。

我這班患病的親友有人患乳癌，需要接

受乳房切除手術。有兩名80多歲的女士接受了各種化療和服藥，幸好暫時都挺過去了。有兩人患上罕見的癌病，一人幸好找到內地專家幫忙，叫家人鬆了一口氣；另一位在治療過程中尚幸不算辛苦，卻終生需與他患的癌症並存。他們接受治療過程中所受的苦難向外人道，尤其是有些住在外地，我更是無法幫忙。我只能不時聯絡他們，陪他們聊聊天或以電郵向他們問好，期望他們早日藥到病除。

除了病，受傷的親友也有很多。粗略計算，我在這兩年跌傷的親友約有十人。她們全是70歲至90多歲。巧合的是，全是女性。其中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更患上癌症，在接受化療後期時跌倒，禍不單行。她與我通訊時，說她的眼睛因跌瘀而像大熊貓似的。她雖然在說笑，但兩種痛楚同時夾攻她，她怎會好受？她只是不想我為她擔心而已。

一位在英國的親戚傳來她在街上跌倒後

拍攝的照片，她的整塊面和雙眼浮腫起來，一片瘀青，一片紅。她的左臂更繫上繃帶，因為她跌倒時身體壓在左臂上受傷。我看到照片後問她：「其實你是否被丈夫家暴？」

另一位在菲律賓的朋友去年中從醫院的雲石梯級滑倒，她形容自己是「從梯級滾了出醫院門外」，可以想像她當時受到多少碰撞。由於傷及股骨和腿部，令她難以走路，連上廁所也是一件難事。她的康復速度很慢，現時仍然不能如常走動。她已經7年未能返回她所愛的香港了，我聽着也為她難過。我衷心希望她早日痊癒，來港與我聚聚。

老人家常說最忌跌倒，因為很多人在跌後健康會迅即變壞，甚至影響壽命，所以我每次聽到親友跌倒都擔心不已。不幸中之大幸的是，這班女親友全都打破這種說法。她們除了傷患外，身體依然健康，對此我感恩不已。希望她們很快便完全康復，健步如飛。